性善堂稿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性善堂稿卷十五　　宋　度正　撰

祭文

吳侍郎祭文

維嘉定七年歲次庚戌三月戊辰朔十一日丙子門生具位度正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判府安撫制置閣學侍郎吳公先生之靈嗚呼伊洙泗之絶學兮至皇朝而復傳粤濂溪以迄今兮時僅踰於百年眇先

覺其末遠兮已異說之紛然幸斯文之復興兮而晦翁
南軒東萊三先生出焉南軒親得五峯兮懿門人其多
賢公執經以祇承兮實追蹤乎淵騫風舞雩以游詠兮
佩詩書以周旋究經綸於體用兮融事物而貫穿合內
外以並進兮該天人而不偏胡所賦之多艱兮踐世路
而迍邅值狂寇之繹騷兮悼赤子之仆顛公一介以佐
幕兮望瘴鄉而直前皇恩霈其遠暢兮期指日以息肩
一舉掃其餘孽兮瘡痍復乎桑田青天爛其白日兮何

宵人之當權信黨人以醜正兮誅師勞以為懲公瀝血
以陳詞兮竟觸怒而莫湔遂自投於寂寞兮曠十年而
不遷徐浮言之雨涸兮來細札以招延登冊府以沉潛
兮覽萬古之遺編冠獬豸以升進兮儼氣類其芊芊衆
目傒其敷施兮作舟楫而濟川俄黨禍之忽作兮紛緡
紳其拘牽鳳凰翔於青冥兮終下擊於鷹鸇將卷懷於
明時兮慨遺老於林泉方洶洶其末艾兮忽改轍而易
絃復網羅以參用兮畀一節於窮邊望修門而再入兮

陪餘論於官聯曾不得一日少安兮又驅馳乎十連臣未學乎軍旅兮嘗從事於豆籩庸夫狂以慼國兮甚者甘心於腥羶人情靡其振摇兮多壘充斥而駢闐皆恐懼而畏怯兮惟退縮以自全公如山之不動兮誓一身之棄捐奉九重之温詔兮指西土以來宣冒六月之徂暑兮犯三峽之驚湍尊禮其才賢兮斥去其輕儇道廸其俊秀兮發達其蒙顓規矩以教人兮俾自得於方圓農優游於壠畝兮商賈安於市廛杕杜以勸其歸兮出

車歌以勞還何蒼蠅之營營兮謂白為黑鈍為銛浩然歸志高一室兮曽無幾微之可憐篤言出遊戾止岳麓兮羣洙泗之三千成德達才誾誾侃侃兮方仰高而鑽堅攝衣以從之遊兮何一疾而不痊豈如湘纍之在陂澤兮厭塵垢而登仙嗟小子之何知兮與賓幕之初筵嘗自謂其可教兮每握手其拳拳期之以萬里之遠兮抑推與之甚專想巍冠之濟濟兮小子或其後先歎斯言之莫酬兮欲仰訴而無緣念何尤於人兮又何上怨

乎天自古皆歸於盡兮獨斯道兮綿綿薄陳一觴有涕漣漣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劉左史祭文

維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五月戊申朔二十有九日丙子具位度某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近故顯謨閣學士後溪先生劉公之靈公以諸生入對臨軒遭遇孝宗捜羅直言遂以芻蕘擢居于前尋名自於遠遂外遂入綴於班聯粹践履之清修儼容止之可觀被妙選於王府賓

充員於講官慶四友之得人盛一時之羽翰會孝廟之
倦勤在光宗之初元方肅清於朝綱乃遴選於臺端念
不負於耳目當吐出其肺肝首遏佞倖小人之進而力
追仁明君子之還不顧一身之危辱但欲朝廷之尊安
遂去國於當年而擁節於東川雖名旨之屢頒竟垂旒
之莫瞻值真人之龍飛慨舊學於甘盤幸衆賢之並進
而羣邪之莫干何天意之難知乃包藏於權奸旣黨論
之横興又學禁之加嚴宜向之所謂仁人君子皆已斥

棄於遠外而公亦廢居於家又遷謫於荆襄之間既攘臂以無忌遂妄意於中原幾傾危於宗社而天下有識莫不為之心寒幸天意之早悟而人心之同然雖根節之已深然誅鋤之不難曾遺老之幾何皆載起而駿奔勉白首以趨朝將驅車而及門何屹屹而莫前抱耿耿而回轅然九重之念公欲再起之者未嘗不切切而天下善類視公以為出處者未嘗不拳拳也公雖在外天下有事公未嘗不容跪以進及退而在家天下善類未

嘗不仰公以為北斗而倚公以為泰山令其云亡朝廷
之大政令大因革何所考問後生小子將欲講摩詩書
誦習禮義者又何所歸依而思慕焉念袖書以謁公公
不以為狂狷既又謁於晦翁亦復蒙其愛憐念此生之
已晚幸及見於大賢自始迄今三十餘年悼晦翁之永
已如公精神壽考若將未艾亦復歸於黃泉嗚呼哀哉
無窮在後萬世在先將孰覺其聵聵將孰扶其奄奄敬
寓辭於一觴不知洙泗之潛然伏惟尚饗

碑銘

補修漢故荊州刺史度侯之碑 案此碑字法甚古多難解今就其有可考據者改正餘仍其舊

君諱尚字博平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嚴之後仕楚 此一字當作周或作楚楚未必能專置掌度之官他書無可考正故闕之 奕世掌位統國法度秦兼天下遂失厥官子孫因以其官為氏代居山陽湖陸 以西京雜記元和姓纂趙明誠天下碑録跋語修入 案山陽湖陸原本脫山字今據漢書本傳增入 君蘊泰和之純質秉黃中之正性智含淵藪仁隆

春暖義高秋雲行潔冰霜慷慨壯厲臨事明敏有文武才畧通京氏易古文尚書事母至孝在家必聞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潔清有文武才畧休譽固已著矣及其典牧必拓振賢才抽拔幽逸選名所任極當世之秀士養民有道為吏清潔為政嚴峻發擿姦非人謂神明進善愛人坐以待旦傾財竭已解釋怨結拯救危急以謝承漢書及陶淵明集録八厨參修令聞彌崇暉光日新可謂盛德者已初奉歲計拜郎中除上虞長玄化潛洞百姓昭明擢任書佐

待以不凡表孝女墓俟隱儒門優賢章善遠近奇之遷
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飢開倉廩咸蒙其濟以曹娥碑謝承
漢書袁宏漢紀附傳范曄漢書列傳參修凡歷數縣恩信並宣令行禁止以
從父憂去官更舉孝廉為右校令是時南蠻蠢動擢拜
荊州刺史躬率部曲勞逸與俱廣募蠻夷明設購賞進
軍奮擊遂大破之降者數萬餘黨猶盛復激勵士衆乘
其憤踴徑赴賊屯以袁宏漢紀附傳范曄漢書列傳洪氏隸釋修入殲彼兇醜
殊俗賓服遠人用綏封右鄉侯遷遼東太守案遷遼東太守據漢

書作桂陽太守與此異謹識於此旬月之間蕆駱寧輯會楊賊案楊賊漢書作桂陽賊胡蘭等與此異謹識於此畔於南鄙秉征戍忿恚相與為亂攻陷桂陽焚燒郡縣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乃命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且發郡兵并勢討擊以范曄漢書本傳修入遂拜中郎將料敵制勝威謀合神持重優于營平深入則輕冠軍撫士掘于李廣御衆則逾冦恂清明之德海內稱之宣力勤慮按勤慮原本誤作勤慮今據漢書改正不矜不伐以范曄漢書冦恂傳及本傳論及陶淵明集錄八廚參修與士卒同滋味必達井辦幕然後飲

舍惠以厚下説以犯難是故所征輒克師徒無頓奔命

首尾人畏威烈窮追遠討剷平多壘冦阻以清桂陽之

役斬首獻馘者三千五百級以范曄漢書本傳論賛參修　狂冦殄殪

干戈載戢徒馬以聞朝貪厥重復拜荆州刺史以故秩

居冊書慰篤因賜錢百萬餘人各有差以勞定功中命

舊邦人習其政不言而治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南

國之人莫不悲傷之以范曄漢書修入　荆域號慕雖周人之思

名伯弗此踰也于是吏感清廟之頌歎祈父之詩乃相

與琢辭于石曰於惟我侯允懿允明文武是該克忠克
貞粤初發藻在彼上虞邁種厥德惟懷永圖爰施有政
政在養民彰善癉惡輝光日新帝咨四岳乃命徂征恢
我王畧大寇以清民所賴矣以陶淵明録謝承袁宏紀范曄書參修匪禄
是榮無言不讎帝揚厥聲俾作侯服往撫于荆惟河是
經芒芒南夏千里而遐蠢茲戎醜呌呼紛呶我侯載來
德威並加式遏寇虐人斯無譁育我鷄犬長我桑麻輯
我疆土寧我邦家以漢紀漢書參修截彼海外績莫匪嘉天生

我侯實為民望心乎其愛四方是仰如何不永遽爾淪喪嗟嗟我侯穎異瓌奇輔以學問貫以書詩為民父母有惠有慈有勲有勞有猷有為為而不怠至理怡兮行而不息美行馳兮用而不匱實德施兮以續漢書修入没而不污芳烈遺兮

墓誌銘

趙公茂墓誌銘

絡興末秦氏用事日久權勢熏灼士大夫率以為一德

元老最無忌憚者謂之聖臣無敢斥言其非者當是時吾鄉趙先生性以進士對策大廷以為日者士大夫為爵祿所誘威刑所迫失其本心救今日之病當以正人心為急發於忠憤且曰以括囊為深計臣知其人矣杜言路者當知以首鼠為圓機臣知其人矣主和議者當知他所言切直皆稱是考官得之大驚以為古劉蕡無遠過然亦畏秦氏終不敢以進不得已置之乙科縉紳間知其事者莫不歎服眉山唐公文若尤所推重未幾

秦氏死朝議欲擢用之而先生不幸前卒矣其結髪入
鄉校聞先生所對策語踴躍欣慕每誦之於口恨生晚
不得親拜先生師範其萬一後十餘年始識公茂公茂
先生猶子也少從先生學為人剛直持論甚確有先生
之風公茂捧鄉書時氣雄力豪謂科級可拾取已迺擯
於有司晚該特奏人疑不肯就公茂欣然而往將行謂
親友曰吾老矣所以不憚萬里風波之險者欲以疇昔
所得於叔父者傾寫於君之前草茅之語一徹宸聽吾

死瞑目矣公茂雖暮年筆力灑灑所言皆天下大計當
世之所急者既唱名而公茂復在乙科尋以病不起蜀
士之仕於朝者知其賢為治其喪歸實其年某月某日
也得年六十有三公茂諱某世家合之赤水公茂其字
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三世弗耀公茂天性至孝
丁父憂哀毀不自勝叔父為說檀弓君子執喪之禮以
慰解之公茂博通六籍行誼著於鄉里鄉人皆推尊之
前後為邑官者或以束帛羅致家塾或具禮勸請主縣

庠使諸生矜式成都豪士趙有之負其氣於人無所假借士有不可於意往往唾其面一見公茂和顏柔色握手相好有之折節下士公茂以德服人識者兩賢之邑簿樊文若以文會邑之士館之龍多誘公茂掌其筆削樊一日載酒過山中且使侑尊者歌以為樂所歌鄙俚公茂起曰諸生蒙俎豆濟濟在列將於大夫觀禮且春秋七子賦詩君子知其可以為列國大夫今歌詞如此諸生何觀請徹之若必欲不廢公燕之樂則有赤壁之

賦在樊改容以謝公茂雅正清潔類如此以是登其門
者循循皆有行業謄書貢籍策名仕版者亦累累相望
公茂雖不用於世然積於巳施諸人者亦可謂無負或
問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吾於公茂其庶幾焉公茂娶王氏
四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各傳一經皆治進士業孫男
女九人曾孫二人將以其年其月其日瘞于其山其原
因其弟某來請銘且曰先君子没於行都其兄弟不得

侍疾已負終天之痛今將葬顧得吾子銘以慰九原以緩不孝之罪其與公茂父子交銘其可辭銘曰有古大賢出於吾鄉吾不得見中心不忘幸見公茂尚有遺風矢謨於君允也令終奕奕公茂再世齎志久屈必伸勉哉孫子

涪州教授陳孚由墓誌銘

正年十六七時聞南峯羅堅甫巴岳陳孚由遊郡庠皆以妙年明經屢冠諸生聲譽赫然意甚慕之已而束書

入郡城首求交於堅甫學由堅甫學由一見相好如手足兄弟相與為古文用力於古學而不為世俗之學堅甫少正一歲學由少正二歲堅甫治春秋時學由治易而正治周禮學由曰吾於易亦頗窺見三聖門户然吾世經周禮今若捨吾父之業而不修則人其謂我何於是復治周禮吾鄉之為周禮數十人其間老於經者亦多正一無所畏而獨畏學由也淳熙己酉正薦於鄉堅甫薦於漕司而學由偶失之其年秋正奏名外省而堅

甫偶失之其後堅甫孚由年益長所學益該貫其為文汪洋浩博矯出流俗萬萬而為吾鄉有司者輒棄之不録正每為之慨歎嘉泰辛酉孚由始薦於鄉遂為外省第二人嘉定癸酉堅甫亦為外省第二人而孚由已不及見之矣正每見堅甫語及孚由正未嘗不為之出涕也孚由諱用庚孚由其字也其先出於潤州潤州之祖仕於隋相傳揚子江有神馬時出為苗害潤州之祖設方畧獲之乘以赴闕尋得罪二子竄蜀占籍巴川之石

發六世祖彥瑫以經學教授于壁山因徙家焉瑫生承
祐祐生文進進二子次曰繼習是為𢀸由之曾祖大觀
間復居巴岳之下生同趍是為𢀸由之祖趍生子震是
為𢀸由之父𢀸由英邁不羣讀書必求其指歸然後發
之論議故引筆數千言不休粲然皆有條理見者驚歎
其父亦曰吾家屢遷興陳氏者其此子乎吾當大吾門
閭以俟之先是舊居庳陋弗稱於是改作𢀸由年尚少
見其父期之遠益感激奮勵誓力學致身以承其父之

志即大書於門以記云嘗讀書巴岳山中山有全石一峯高出雲際四面望之如人置香爐於几案上者名曰香爐峯學由愛之因自號香爐峯子暇則益取濂溪太極通書及兩程子張子遺書讀之沉思玩味以窮究夫事物性命之原惟其涵養之久停蓄之深氣剛而和言直而婉故自其成進士赴闕釋褐公卿大夫皆翕然推重授昌州教授以歸四方士子從講學者甚衆學舍不能容則請於州閧貢院以館之其食於官者兩倍其舊

廪粟不足臺府各捐公帑以助乾道間昌元士人揚甲
為六經圖頗便觀覽好事者版行之徧天下孚由曰此
鄉先生之作四方宜於此取正而吾學無其書可乎遂
搜訪善本重加校正仍命工筆札善圖畫者寫之刻之
石以示學者吴曦叛書至孚由獨託疾不出曰璘父子
好殺人功小而報大天厭其侈將滅之矣尋命賦題曰
蜀莊隋和何以加春秋題曰盜竊寶玉大弓欲以忠義
感動人心同官皆危之已而果有告其不稱元年者會

逆黨伏誅乃免嘗上大帥楊公輔書責其避賊不討又責其畏避形迹不能引援天下之士楊公大喜謂人曰是能攻吾之短者他人莫能也用舉者陞從政郎再調涪州教授或曰峽中士風寡陋奈何尋由笑曰異時伊川先生讀易於此譙侍講從之尹侍講避地於此而馮貫道從之今吾得以訪求諸老先生之嘉言善行而自勉焉吾之幸也夫何陋之有既至升堂講易探賾索隱明天地陰陽消息盈虛之理以見君子小人進退往來

之機士之自遠來者復如昌州之盛焉知州事謝侯艮
好善不倦每聞其講說深用歎賞舉之曰學有源流行
無瑕玷人謂此語惟孚由可以當之無愧嘗攝郡倅會
歳旱被臺檄慮囚屬邑冒大暑往來漲江感疾遂不起
實嘉定二年六月十九日也孚由家素貧為人廉介恬
淡不肯隨世俯仰急義如飢渴不盡力不已食客常滿
門所得俸隨手輒盡嘗謂廣田宅乃所以愚子孫惟喜
收書書滿家囊無一錢死之日無新衣以斂客其喪于

涪陵不能歸謝侯周之乃能歸尋由事後母有至孝之行事有人之所甚難者而尋由所以處之如古卓行孝子之為而未嘗自言於人大帥吴公獵瀘帥李公寅仲漕使費公戣皆深知之而稱其難李公尤所愛重嘗以顧問科薦之尋由既沒而堂察之命始下使尋由壽考得以其平生所學少見於用其施設必有過人者悲夫尋由兩娶張氏皆邑人焟之女前室既入門相繼遭內外四喪茹苦含辛送死養生不以累尋由鄉人賢之子

七人男曰孜曰薦老早卒曰應老出為人後曰愍女長
適羅仲禮次在室季早夭內外孫男二人㝷由天才既
高其為文探幽發微斬落陳言有追古作者之志其卒
也得古賦詩書簡啓序記跋誌銘講義雜著等凡三十
卷為爐峯集藏於家孜等將以十一年十一月丁酉併
舉前夫人之喪合葬于其鄉震山之原書來請銘正惟
㝷由之父字君德經明行修鄉里推為前輩亦與正為
忘年友正嘗過其家拜之今三十年㝷由既不幸其父

亦已考終正也偶後死忍不為之銘銘曰嗚呼𠷣由篤於典墳自其少時超然不羣事親以孝斯可事君正少愚賤於道也勤賴此良友共興斯文天實奪之不大顯聞彼其之子何為紛紛慨念及此心焉如焚作此銘詩永播清芬

性善堂稿卷十四

宋　度正　撰

墓誌銘

故太原王夫人墓誌銘

正以大帥長沙吴公之招訓導石室遂寧譚生在二三子中貌甚淳禮甚恭退閲其贄甚通已而察其行趨向甚正其心愛之每見輒勉以卒業明年秋生來且述其父之言曰吾母棄諸孤今六年吾學無成且生不能以

禄養沒又不能顯揚潛德隱行他日何以見吾母地下吾聞度訓導令之以文學鳴者汝幸從之遊汝其以是為請庶幾愛而銘之以託不朽是汝能釋吾之責也正謝不敢而生日趨賓階以叩不可奪正重惟孝子慈孫之志奉奉如此在正有不得而終辭者則序而銘之夫人諱蔡姓王氏世世為長江鉅族曾祖之阜鄉里稱其長者年九十八而終祖豐父安世少有聲場屋卒不偶鄉里人師尊之號曰王先生娶何氏生二女夫人長而賢

父母愛之嘗曰老夫婦不幸無子命也得佳壻以辦吾事足矣遂以諾譚氏子彦才彦才方登門而彦才之兄未娶而卒夫人曰吾豈可以徇私愛曠舅姑溫凊耶即日歸譚氏後夫人父不祿家事凌替不堪其憂夫人思歸慰其母義不可得則迎之私室以便奉養舅姑性嚴毅夫人左右承順卒無間言夫人治家有法度量入為出以是伏臘之計常綽然有餘性好施予內賙其親戚外及其鄉黨婚者喪者生子者皆給之歲飢一鄉之人

賴之以活者甚衆有以息償者夫人笑曰緩急相濟鄉黨之義也敢因以為利乎尤喜迎致師儒籩豆之奉東脩之禮率皆豐潔識者多之嘉泰四年八月辛亥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二人曰發曰慶女一人適李辛慶孫男三人資深資敬資仁從余遊者資深也女三人長適孫圭餘並幼發以嘉定二年十月辛酉舉夫人之喪祔于先壠距所居百步而近云初夫人嬰疾奔走省視者絡繹於道有乞靈祠以祈延年者矣至是復持楮幣哭柩前

且釀力命浮屠薦冥福嗚呼與夫狠戾不恤生而萬口欲其速死者大異矣近世士風不競讀書為儒非不自以為高也至其臨財往往計較錙銖視寒餒仆溝壑不肯拔一毛至妄意福利則委之老佛如糞土夫人臨終訓戒子孫謂施僧道莫若濟貧乏其視鄙吝而迷溺者豈不賢哉余是以具論之銘曰性明而達行粹而溫匪善弗為匪仁弗存種德之報在其子孫諸孫詵詵必大其門我作銘詩以詔來昆

郭安人墓誌銘

安人姓郭氏系出汾陽世逺莫得其次入國朝有任左侍禁者始占籍于河南諱遂即安人之高祖也曾祖諱英騏驥使祖諱子齊昭信軍節度使皇考諱師仁武翼大夫皇妣崔恭人治家有禮法三子惟安人為巳出慈愛備至然教訓嚴切未嘗少假以是女工之事及史傳所載可為閫範者無不通曉及笄議所適有以趙公公侍為言者崔恭人曰是嘗奏請斬蔡太師者趙正言之

子乎吾得聯姻是家足矣於是遂以安人歸之時未仕後補信承郎終於武翼郎世稱靜淵老人是也安人既廟見以不及事姑舅歲時祭祀特致其謹内外親戚莫不信重之正言十一子時四仕於夔長婦疫（按疫字疑誤）令人次婦王宜人次婦勾安人皆文獻故家婦德婦儀為一時矜式安人周旋其間譽彌著人無間言部使者晁公公遡夫人以姻婕時會集之嘗目為禮門四婦安人性恬淡勤儉自將起鷄鳴焚香誦其佛書遲明戒婢僕

掃堂户之塵設席正坐夫婦相對如賔動止有常風雨不渝始族黨合居食指百數雖有室家者莫敢異爨猶子彦邁彦逌幼孤育於安人教之尤篤卒以科名自奮其他諸子姪撫愛各得其心其後仕於外舉動稍過必曰安人得無知之每之官雖遠郡必迂路求教安人則必戒之曰吾視令之族人身既達則不復顧其未達者既不能親睦宗族豈復能愛民重士汝曹勉之故諸姪為郡多可紀者實安人發之安人平居食不二味晚歲

屛不御蔬布（案晚歲屛不御蔬布句不可解疑有脫誤）持律甚嚴約己節用

一介不妄與至親間一急難極力資助畧無吝色大夫

公捐館時治命以五百金為安人奩具且使其子掌之

既而莫償安人曰向先人治命慮家貧也我今幸有托

我視兄猶父也可計較耶遂不復受靜淵平生樂施與

家亦以之匱晚寓吾鄉民力素貧曦叛後連年荒旱多

所賙給安人悉力助之靜淵既捐館家徒四壁諸姪之

典州者各分俸為安人置田宅為娛老計在郡之西湖

堂奧粗備植松竹蒔花菓為亭為沼以奉燕游安人曰若專從事于此何以訓勉孫曹乃更為堂取靜淵諸詞中語榜曰操修翼兩齋合而名之曰西湖書院故兵部郎中謝公艮嘗為記之嘉定辛巳忽染風痺之疾幾殆其婦謝刲股以進翌日疾乃瘳言動飲食一如平時但足弱耳明年孟秋疾復作顧其婦曰為我語諸孫宜修身謹行他不必問疾革整衣衾恬然正臥以二十五日卒享年九十有四靜淵既升朝遇慶元郊封孺人開禧

大饗明堂如令封子若干人孫若干人安人天資淵懿
純誠務實教子孫不以富貴利達為欣羨而以聞善為
義為急其孫鑰夫被賞延時嘗再舉進士矣族黨勉以
赴調請於安人安人曰孰不仰禄然未壯而仕廢其學
不可後五年當路致之且力請於安人又不可去年冬
忽語鑰夫曰汝欲調官寧無廢學鑰夫曰不敢乃許之
於是鑰夫來言曰鑰夫生兩歲而孤所以撫育教誨使
不至於顛越者緊吾祖母是賴令禄已不逮養抱終天

無涯之痛向也嘗卜宅兆於石照縣龍塘莊之原將以
明年某月某日瘞顧得先生為之銘以掩諸幽以信于
後以贖其不孝之罪正惟始者試吏幸嘗與靜淵聯仕
於遂寧相與既深固知其內之賢也後二十年後鑰夫
從正遊觀其趨嚮審其所得於家庭者又益知安人之
懿行如鑰夫所狀者之不誣令其瘞矣於銘何可辭銘
曰汾之源兮深深汾之流兮洽洽會于天潢兮有典有
型淑儀懿範兮充于户庭佩蘭芷兮餐參苓天何為兮

霜夜零履艱棘兮色不形目炯炯兮髮星星如松栢之茂兮則百斯齡五福兼備兮且康寧雖無贏金兮筒有羣經乃種孔嘉兮乃發惟馨謂余不信兮來考斯銘

張孺人墓誌銘

前通判成州趙式父運與遣其子嶶來言曰先孺人棄諸孤諸孤哀慕夙夜不寧今七閱月宅兆既成將以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勉奉大塟重惟先孺人平日行乎家庭施於宗族以及乎隣里鄉黨者具有本末今而無

以傳示久遠是重不孝之罪也子盍為我書之某發書泣曰某不孝越在草土荒迷不能執筆誠無以堪此事則又曰始子入對集英過吾鄉吾方居具慶下子來叙同年之好則請升堂拜吾父吾母是日吾父吾母甚悅期子甚遠昨者子領左符來吾鄉又屢得拜子之父子之母視之如往時吾父吾母之視子今天降酷罰兩家之親不幸至大故以吾之痛毒知子之不堪也然子之喪其親今也亦既以朞月矣子則哀其親而遂無以及

人之親其如朋友之義何凡三往返不能却其請益
勤乃不敢終辭因為叙其大槩以銘焉孺人諱慧清
姓張氏世為洺州人其居號張村以財雄於鄉曽祖
陟贈忠訓郎祖周登政和二年武舉第仕至武翼郎
考潛保義郎妣竹氏某州軍團練使四廂指揮使秉
之女孺人生撫州金谿性慈仁而氣剛直有河北之
風及歸木洞趙氏為冢婦乃能怡顔下氣順事其姑
輯睦二姒每事必問而後行内外宗族率皆宜之凡

祭祀賔客修治黍稷祇飭蔬菓為酒為醴靡不精潔
士大夫往來三峽者歎異焉自處儉約見凍餒者與
厄疾者必惻然加惠及專家政躬自操執飯食率後
於人衣服器用務從質素晚雖豐裕且就禄養亦不
改坐必端莊未嘗傾倚被酒即起家人勸之稍自舒
散者輒作色曰父母訓我如此至死不變常有氣懣
疾自七十以上脱然無復他苦更康强步履輕健至
是復覺氣懣命家人扶坐胡床少頃而逝實嘉定十

六年四月二十有九日得年八十有九子男三人長
某先二十年卒次運與宣教郎李遇女二人長適魯
仲璉次適何震孫孫男七人曰衙曰衡鄉貢進士曰
衛曰徽曰衎曰衝曰衢女八人歲在甲寅天子推慶
壽恩特封孺人孺人性孝慈友弟每歲子孫環侍奉
卮酒以進按此下有脫誤原本所載銘云維人之生稟命于天其賦也均其受也全二氣流行
清濁以宣或鍾其會或蹈其偏或達而夭或窮而延
有美斯人溫厚粹淵宗族稱孝鄉黨稱賢鄉賢彙征
如茅斯連獨不得進優游林泉疇昔及門黄髮華顛
雞犬馴馴清風蕭然詩書滿家子孫滿前壽考康寧

八十四年乃書其事銘于新阡庶幾來者將有考焉
按此銘不知何人之銘詳其文義決非張孺人之銘
也係當時鈔寫之誤無
別本可校仍附錄於此

跋

書易學啓蒙後

伊川易傳既成然猶改正不已有欲觀者第出而示之
未傳以本曁易奮方以授張思叔尹彦明葢慮其本既
傳後復有所更定學者莫知所適從往往或以前為信
後為疑而反誤學者故謹之耳晦菴先生為易傳方脫

藁時天下已盛傳之正嘗以為請先生曰學者宜觀啓
蒙時先生已授後山蔡季通則謂正曰子往取而觀之
易之學庶幾可求矣先生益不自以易傳為善也啓蒙
之為書發明象數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藴益集古聖之
大成也然先生之於易以為本為卜筮而作方作易傳
時其說已自如此二書之指雖精粗之不同而其大本
亦未嘗不同也後之學者觀之易傳則可見先生初年
學易所以發明彖象文言者如此觀之啓蒙則可見先

主後來學易所以舉綱撮要開示後學者如此本末先後自有次第不可不知也然今之學者類卜筮為術家象數之末矣易為性命之書於先生易本為卜筮而作之言有不釋然者是蓋見乾元以下論說甚大不但施於卜筮而已也不知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畫之外初無一詞當其時也不以卜筮將何以乎但聖人之卜筮所以決吉凶動靜存亡進退之幾所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以前民用雖不離乎象數

之間而究其用非術家之謂也周公作周官之書以詩書禮樂教國子而三易之法掌於太卜秦焚詩書而易以卜筮獨得不焚是易之為用自文王以前既如此周公以下又如此其源流亦可知矣今先生之言推原古聖人作易之心以示天下後世豈不深切而著明乎眉山楊仲禹篤好先生之學併刋二書以貽同好正喜其志之廣也敬為書其後如此嘉定五年冬十有一月門人度正謹書

書晦菴易學啓蒙後

正嘗請問易有聖人之道四占特其一法耳易之道宜無不該先生傳易專以占之一法推之何也曰易之道固無不該然聖人作易本為卜筮以前民用令從其所自起而求之庶幾可以見聖人之意耳正時雖不敢復問然其心中猶有未釋然者一日先生使人呼之親以古今家儀一書了翁台州謝表一道書藁一紙筆一束授焉正退閲其書藁其一答王峴秀才書論為學以收

放心為本及讀書之法其一乃答劉宰君房論易書謂此書本為卜筮而作今其法已不傳諸儒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成書為人竊出有悮觀覽啓蒙且欲學者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要之此書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易曉先生之於易其說葢如此所謂本義者今世所傳易傳是也其曰本為卜筮而作者葢以奇偶之畫即著之所

由起而其體制與詩書文字絶不相類先生所以斷然為是說者葢將以發千古之秘使學者推本而求之而自識其所以然耳其曰此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易曉者非謂學者不必從事於此而可以束之高閣也葢學者之病病在於馳騖高遠而遺其早近末能知夫洒掃應對之節而妄意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未能識夫事親從兄之實而妄意於範圍天地之化曲成萬物通晝夜之道曾不致謹於下學之功而汲汲於上達之

求其卒也必至於窮大而失其居焉自謂窮神知化而實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知死生之説而實不能原始反終自謂知鬼神之情狀而實不足以知精氣之為物遊魂之為變世之學者鮮有不溺於是者故先生之意必使學者先從事於詩書論孟然後循序而進之耳學者果能從事於詩書論孟而有得焉則其於讀易也必將嘿識心通而有所入矣非為易之難而學者不當致力特不可以是為先耳昔者明道推康節之易學以為

加一倍之法他日舉似康節康節歎其敏悟其後伊川問一倍之說則曰當時因試院中無事偶取而推求之見其如此今不復記矣正每讀遺書至此再三致思而莫能入則未嘗不恨其說之無傳也後始得啓蒙讀之於是洒然使人無復遺憾嗚呼先生之於是書發明先聖賢已絶之微言多矣讀者其毋以易心求之嘉定六年四月巳卯門人巴川度正謹書

跋吕與叔易章句

余家舊藏呂與叔文集禮記解詩傳而未見易章句豫
章羅傳之堅甫得之刻之陽安之學宮與叔初學於橫
渠橫渠卒始從二程伊川嘗謂其已經橫渠指受者雖
有未盡重於改易葢如中者道之所自出之類是也今
觀易章句其間亦有與橫渠異而與伊川同者然皆其
一卦一爻之間小有差異而非其大義所在其大義所
在大抵同耳橫渠之學究其天人之蘊如西銘之意伊
川以為孟子以來學者之所不到則固無可議至論清

虛一大而有清者神濁者不神之說論窮理盡性至命而有浚流窮源之說則伊川葢嘗以為有未安者使天假之年日新又新義精仁熟則其所到又豈止於是而已也考之東見録伊川横渠之言辨析於毫釐之間反復曲折以求夫至當之歸者無所不至與叔皆詳書而備録之吾知與叔於此消釋於其所疑融會於其所得者葢不少矣決非有所吝者也雖然世之學者習於所聞者執而不變安於所見者固而不化其於徙義之勇

遷善之功誠不能無可恨然視夫師死而遂倍之者豈
不賢哉豈不賢哉余是以備論之

欽定四庫全書

性善堂稿卷十五　　宋　度正　撰

跋

書晦菴所釋西銘後

程子嘗謂韓退之原道之文非其胷中識見之高安能於千百載之下辨別是非斷然如此然其言止及於治天下之道而未及乎性命之藴其於本末猶有未備若張子之西銘則原道之祖宗也自今觀之漢魏晉以來

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無有能言大學之道以覺當世者
獨韓子於原道之篇主正心誠意以為說是其所見固
已超出乎諸儒之等夷矣然其所以為言則斷自正心
誠意以下而不及夫所謂致知格物者何哉夫欲明大
學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豈惟天下國家之理
有所未盡反之吾身亦將有所不察此張子西銘之書
所從以作也歟先生嘗謂正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
塞乎兩間人物之所資以為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

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其初讀西銘時便得此意其後因補葺之以釋西銘云先生之於西銘因張子之意而推明之精粗本末無不曲盡然此二語者葢先生之釋西銘之綱領而學者之所當知也覽者更自求之嘉定六年三月戊辰門人度正謹書

跋申請釋奠禮

正少時入鄉校見孔子南面顔孟位其左西向北上處處皆然意其于禮經當如此耳及見揮麈録所載以為

孟子本位于右自王安石升配位于顏子之下而居于孟子之上故退孟子于左而列于顏子之次其後罷去安石有司但撤安石之像不復正孟子之位故顏孟俱位于左耳竊嘗以蔡京蔡卞雖懷姦挾邪黷亂典禮靡所不至然亦必不敢顛倒錯謬如是之甚今觀晦菴先生所申請釋奠之禮乃知國朝祀儀正位居中配位居東西向或有兩位止為一列葢古人尚右以右為重無位于左者政和更修新儀則配位南向西上然亦不位

于右况紹興以來復仍其故顔孟居左為一列乃其舊
章而揮麈録所載皆好事者强為之説而非其實耳正
竊惟聖宋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葢自太祖皇
帝首製文宣王贊官其四十四世孫宜以為曲阜簿而
親謁于廟者二太宗襃封宜為文宣公而親謁于廟者
三真宗幸曲阜謁廟展拜又親製贊又幸孔林降輿乘
馬至其墓次設奠再拜神宗詔以孟子配食徽宗詔繪
子思列于從祀高宗中興又親製贊文至七十二賢亦

皆自為之其所以作興斯文之意葢無所不用其極是以三百餘年之間真儒間出而洙泗不傳之學于是復傳于世然配享從祀之位釋奠釋菜之日與夫咒幣之數登降之節所以頒之天下行之郡邑者乃或有所未定至吾先生述而修之補其遺闕正其疑誤然後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豈百世之典禮亦有所待而後成歟惜乎奉常未及施行權姦用事偽學之論起有司顧望抑而不宣世之愛禮者深惜之吾友羅堅甫傅之篤志于

斯適從先生之子得之以歸分教陽安始倣其制而為之器其餘亦皆考焉以從既又刻之版以貽同志可謂知所本矣然先生此書亦有未備者紹興初故侍講文定胡公嘗謂康節明道伊川横渠著書立言發明聖人之學有大功于名教乞下禮官討論封爵載在祀典以詔後學乾道中故太學録魏公亦謂安石學術不正誤天下國家乞黜安石而升濂溪二程横渠皆未及行今先生既未暇及此而廟位次序列安石于末而無所議

若將以為當然者然其申請第一事固已先乞明載安石降在從祀指揮而禮寺已為備録龜山之章龜山之章拔本塞源已極其情狀今故揭之而無所諱則其意亦將有望于後之君子改而正之矣恐或者不達乎此遂以廟位次序為已經先生之手而無復可議故復及之覽者其詳焉嘉定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門人山陽度正謹書

跋樊允南詩

汪玉山帥蜀薦蜀士十人山齋樊公為首遂自眉倅得雅安朝廷方欲進用時山齋年六十起居甚健遽丐閒不就士大夫以是益高之人謂山齋中流勇退若將厭薄世故一丘一壑逍遥物外者忽見胡氏子侍父母篤疾有至行則為之賦詩又為之率鄉之賢者同賦汲汲然推美稱道若將不可及者然後知山齋為盛德君子而非矯世以自高者也正聞故中書舍人閻公既引年而歸有宣和宰相之弟寓其鄉適與為鄰者閻公論之

曰臣不願與此人同鄉朝廷從其言為移徙他郡嗚呼
山齋之詩所以勵人子之孝于其親者閻公之言所以
勸人臣之忠于其君者二公于閒居謝事之餘其隨事
著見卓然如此其立乎本朝見之行事槩可知矣天下
風俗其有不厚者乎正不及見二公獨幸得識山齋之
子士廸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者也一日出示此
詩其所以警世俗之偷薄雖凛然若不可犯而其忠厚
惻怛之意亦藹然見于筆墨之外往時馮縉雲過成都

與諸名士分韻賦梅龍餘一字莫可付時山齋在青衣特以付之其為當時推重蓋如此況其晚年之作乎因併書之使刻而列之鄉校以見前輩維持風俗之意云

嘉定六年二月癸亥山陽度正謹書

跋濂溪序彭推官宿崇勝院詩後

濂溪雅好佳山水復喜吟咏吾鄉北巖釣魚巴岳龍多皆其勝處意其當時經游所賦所題必有存者每至其處從容搜訪不復可得嘉定十二年冬邸吏報至正蒙

恩知重慶軍府事有温泉寺僧於過道得片石髣髴若
有字畫者拂拭之見其姓名曰新使君每誦説濂溪先
生此其筆迹耶則以告吾友羅堅甫堅甫以告時正方
集濂溪遺文且修其年譜得之喜甚此序乃濂溪自述
其平日所歷比其他所記最為詳備濂溪初仕時年方
踰冠從而講學者已如此亦足見其聞道之甚早也謹
按明道十四五伊川十三四從濂溪學問遂厭科舉慨
然有求道之志其後推官之子一見明道歎其老成遂

以女妻之其講聞之久益有所自矣推官以其子貴贈
尚書濂溪既盛稱其詩而明道亦謂其治經術以能詩
名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而以東宮官退居二
先生所推如此然正閱百家詩選及江西宗派皆無之
嗚呼前輩遠矣後生日趨于文貴華而賤實遂使大雅
清風之作日以湮晦可勝歎哉正恐此刻躪藉之餘久
而漫滅遂摹刻二石一置郡齋一置濂溪祠堂以示吾
黨之士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文靖公程文跋代吳侍郎

此文靖呂公少時應舉之作也案家狀習春秋論語墨義詩賦雜文時務策今存者惟春秋論語墨義各十道詩賦論各一首賦與論意緒宏遠已有宰天下之氣獨經義不工葢時未尚經術耳初公為小官伯父文穆公已深器之薦之真廟已而遂相仁宗公雖長于智慮然其為相實以安静為本每不欲有所更張當時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輩亦皆不樂之然公處之泰然葢未嘗

以為意也其後首引范公與之共政及公易簀仁宗手詔以人材為問公具以對蓋自韓魏公而下見于慶歷聖德詩者皆公密具以聞者而世罕知之也獨歐陽公知之故于范公神道碑中具載此意而忠宣公不悅歐陽公至變色語之觀忠宣處元祐則祖歐陽公之意攷之行事與前日大異蓋晚而後識此意耳歐陽公又嘗以此語老泉老泉亦謂此意人無有知者元祐中蘇文忠公行小申公平章軍國重事制首及烈考相昭陵清

靜寧民勞謙得士又謂儀型之老多其賔客葢述歐陽
公所以告老泉之意耳嗚呼朋黨之論何代無之雖仁
宗之世亦不免然卒不能為患者葢當時在位之君子
德量有以勝之耳公六世孫祖周出示此文覽之慨然
因為及此後之君子將有取于斯焉嘉定三年五月

書東坡與元明帖後

往年後溪謫房陵時寺丞唐德輿文為益昌正為教官
前之攻後溪者為蜀帥後之攻後溪者末下坡後溪至

益昌總使漕使皆不敢出寺丞獨攜酒菓挈正謁之於所寓館從容終日而後歸明日總使漕使以正嘗登後溪之門遂各使其屬洎正往餞之又明日送者至百堂寺皆辭正獨至三泉正不欲入城留龍門會其日中秋月夜三泉使君訪後溪後溪曰吾有客在此可共坐否使君至使人見招平明使君去正過金牛別後溪寺丞自十四至十六三具酒相約應者辭以疾此日又具酒且曰客不來傳言者不達耳應者皇恐吐實曰官無他

送客未歸耳正既歸則謁寺丞白其故曰後山之出正少思慮夫白之州而州從之則為州之失白之不從不從而往且有方命之嫌二者無一可是以不敢告也寺丞雅以為然昔文忠蘇公謫黃岡也山谷之凡既餞公於南都已而又送文定於高安夫豈有為而為之者方其熙豐顧安知有元祐及其元祐顧安知有紹聖各適其適而是非得失於是乎判矣而或者當公道泯滅之時不自植立雷同苟且揺尾於權貴人之門希望驟用

及事定之後又不知自悔其失迺曰彼之從遊於大人君子者偽也徼福也嗚呼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是道也夫人皆可為莫之禁而不為者也有志於是者宜自求之因觀所藏文忠手帖感歎古今人事之變敬書其後

跋三舍人帖

宋次道蘇子容李才元相繼繳論李定除命三人竟以

罪去竊意其當時言論太直犯人主之怒必有以自取者令觀之不過鋪陳典故謂不宜驟進小官以開夫天下奔競之門而已持説雖甚堅然其所以發於詞氣之間者又何其和平而温厚也葢當是時荆公新得政大變祖宗法度元老大臣皆不以為然定新自外來傅會荆公以希進用於是極口賛美稱道荆公大喜驟加拔擢將以風動列位非神宗之明有所不察也當時三舍人雖以罪去而定命亦格士大夫為之增氣人到于今

稱之嗚呼遠矣後生小子未經師友妄肆胷臆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知有已之好惡而不恤國家之事體苟恣所見惡言詈辭衝口而出無復一毫顧忌其不旋踵至於身敗名滅宜哉才元之五世孫佃與正善因得徧觀其先世寶墨感歎之餘敬書其後嘉定六年正月己巳

山陽度正書

跋計次魏所藏先世帖

破荒先生計公者蜀之篤行古君子也今觀此數書者

亦可槩見矣公於龜山為前輩而因其姪質所疑於龜山至於再至於三若不能自已者非其力學好問老而不倦安能如是之勤勤也其一書云楊中立久安所習乍見乖異不能無聽瑩謂雖乖異不無聽明也久當自悟若左氏學子房蕭陳陸賈劉敬叔孫通之造漢即由之謂子房陸賈叔孫通學左氏尚可蕭何起刀筆吏陳平起屠劉敬起戍卒亦謂由左氏學正竊疑焉雖董仲舒賈誼不能也中立獨非所論為復并左氏非之計料莘老亦未能遽達也請問晉滅虞虢同姓不名何說因信試

及之要知其解何也必曰虞虢有罪末若邢之罪也而
衛燬名云云又一書云楊中立見聖志論否云何又一
書云楊中立發去也末且與伸意聖志如有論難可闕
一字來當與辨析令通也今龜山集有書問明道春秋
伊川集亦有書答龜山史論其事頗與此合公書云六
哥太博豈其姪為太學博士而龜山在太學時耶初龜
山遊太學從伊川兄弟學問所造稍自精詣太學之士
幾指目之以為異類公亦云乍見乖異宜也葢洙泗之

學不傳久矣自濂溪始發明之一傳而為伊川兄弟當時驟聞之者類多駭愕忌日不御酒肉禮也而謂正叔不好佛何為食素慶弔不同日禮也而謂聞哭而不歌未聞歌則不哭至於不勝其忿遂直指以為姦邪所見不同至於如此公雖以龜山為乖異然其心拳拳然欲相與往復商議有問之弗通弗措之意視夫一言不合輙相詆毀不顧天下後世之公論者豈不相千萬哉公之六世孫仲謩出示此書三復之餘不勝仰歎因具述

其事以示同志嘉定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山陽度正伯周甫書

書山谷手帖後

山谷謂濂溪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平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又謂其學者曰宜常存此於胷中以自涵養又曰應事接物胷中無滯礙方是洒落學者至於是將無入而不自得矣方兇京得志痛斥元祐諸人生者遠竄死者追削搢紳之禍酷矣山谷於是移書其家如

平日豈留中洒落人固自爾耶山谷之世孫出示此卷覽之慨然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顧為賦之云

跋伊川先生帖後

正為遂寧户掾友人王君世垕數數為正言城西傅君光家藏先正韓范諸公手蹟甚富廼祖大夫公嘉祐初實見濂溪周先生于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艮遇等說贈之其後程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為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問手筆相問往往皆在正每見王君必

悉意咨懇屬以訪求周程諸先生手蹟慶元二年正月四日王君忽自山中來謁講禮巳袖出伊川先生手狀一幅徐加考訂殆先生入蜀時筆也大夫公集以為日記冊此板起六日終七月十六日內載王氏父子呂氏兄弟遷擢葢熈寧間日報作細字背面皆濂先生字處闕之獨得不謾又問濂溪書曰亡矣正且悲且喜謂王君曰正不敏讀諸先生遺書學其學求其道今十餘年矣每見當時一事一物如南國之棠曲阜之履旁皇不

忍去之也今此紙幸脫於敗爛之中然諸先生所以開示後世者世方以為奇貨安知叔孫武叔輩見之不遂投之水火邪為我謝傳君正奉藏之俾勿壞其年秋傳君來言先生之書謹如命大夫公諱者字伯壽名在元符黨籍字用之世屋字叔載後學樂活度正謹書

按此篇見宋晦庵大全集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今採錄補入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謄錄舉人臣李憲喬